

這個社會缺少了什麼

郭位，香港城市大學校長、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

最近，我參加一個為中學生舉辦的「創新科技」研討會。演講結束前，我問了兩個問題。

第一個問題是：是否有人有志於學習當代科技。誰知 200 多名學生竟然無一人舉手！心想就算只有少數人舉手都是好的。再三追問後，多人回答道：科技工作沒有前途、待遇差、工作不穩定、工作時間太長；另外就是自我感覺缺乏創新能力。另一個問題是：是否有人知道林百里和李開復是誰、是做什麼的。在場學生面露茫然，同樣無人認可。

儘管林百里和李開復兩人都是 IT 行業叱吒風雲的人物，在港人眼中，絕大多數甚至不曾聽過他們的名字。其實這兩個問題的回應既然是香港人普遍的認知，不能責怪 90 後的年青朋友。

林百里是全世界最大筆記型電腦製造廠商廣達的創辦人，襁褓之年隨父母來港，在香港調景嶺困乏的環境下長大。18 歲時負笈台灣大學，畢業後與朋友創業，最終建立起筆記型電腦王國。40 年來林百里每月往返港台多次，至今仍說著帶有香港口音的「國語」。說句港人感

興趣的題外話，林百里位居富比世全球前 500 名富豪；以香港的標準來看，他可是富甲一方的工商鉅子。

李開復是中文網路的一位先驅，華人圈中具有偶像光環的明星。他又是熱心教育的創業者，2009 年放棄高薪優職，創辦「創新工場」，為的是扶持和鼓勵中國的年青人創新、創業。城大 11 月 12 日邀請李開復演講，聽講者裏裏外外、水泄不通地擠滿了兩個演講廳。演講後，熱情的聽眾層層圍住李開復，讓人舉步維艱。如此情景，在香港實屬少見。據查出席學生大都是內地來的。

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社會，電腦和互聯網已成為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然而這兩位與之緊密相關的行內「猛人」，香港人卻鮮有所聞。令人不禁產生疑問，我們的社會究竟缺少了什麼。

其實，港人對科技文化興趣淡漠，有跡可尋。華人科學家中有八人先後獲得諾貝爾物理、化學獎，香港佔了兩位。一位是「光纖之父」高錕，因曾任中文大學校長，從而知道的人稍多些。光纖是當今數以兆記的事業，香港分文未得其利。另一位是比較理論的崔琦，1951 年 12 歲時隻身來到香港；讀完中學後赴美留學。高錕 1992 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，2009 年獲諾貝爾物理獎；崔琦也在 1992 年當選台

灣中央研究院院士，1998 年獲諾貝爾物理獎。作為港人，高錕和崔琦是香港的光榮，但是他們在香港以外的華人社會知名度都比在香港高出許多。看到這種現象，又令人懷疑，我們的社會到底為什麼如此與眾不同？當代科技與文化皆發達的新貴韓國，日夜夢寐以求出個諾貝爾獎得主；我們居然不懂得敝帚自珍的道理。

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作為培育未來社會棟樑的香港政府及高等教育工作者，我們應該為香港的 80 後、90 後年青人做些什麼示範，才能讓他們與時並進呢？如果香港的年青人因為受本地產業結構單一的限制，又不願離開香港去內地或其他地區發展，等到春去秋來，會否落得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？

香港任何一個普通人，每天的工作都極可能接觸到林百里（筆記型電腦、雲端運算）、李開復（中文網路）、高錕（電話通訊、醫療）、崔琦（電子）的足跡。他們離大家如此的接近，而我們却依然對他們的影響力懵然不知。科技文化是當代文化的主流，請問香港流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？莫非真像高適所說的：

尚有綈袍贈，應憐范叔寒。不知天下士，猶作布衣看。